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八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傳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翁諱瀚字愛夫別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遂家焉世以孝聞能修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晷聲狀若讞決者諺為語

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年間毀墓石繕城隍村人以靈異故爭畚土掩覆故謝墳封鬣至今高丈二尺許云屢傳而有僉憲琛者以上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璵三傳而為贈叅政公大綸即翁之父也時產已中落翁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神沙且沒踵倏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益純孝所感也因謂其仲曰需青紫何時萬一吾父母枵羸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逐烏鬼走矣遂棄去制舉

義脩業吳越間足繭起寸業遂稍起壹意奉父母歡仲
即叅政公廼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性好晏處會歲除
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僦旁舍以居輒忽忽不樂翁廼收
合煨燼慮材鳩傭落成而間燥贈公始喜然以亡樓居
且未陽也翁偵知之復自為重築楯栢之屬以意審面
已而南薰拂拂江山縈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為加
餐也叅政公既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叅
政無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盖

無間云翁輕貲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閭稱為祭酒已伯子泰宗既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迎致翁翁為畫策輒有所興革無不著然解者減苛徭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親命役常熟迷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得免又嘗瘡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替為丸竟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故五子鄞人為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

以進士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
家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讀罷輒泣而骭髀無慘一發
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即泰宗也余慕其名而亡由見其
季泰交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卓犖余摸索
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僂然篤行儒者也乃為慈孝
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為謝封翁傳傳不詳其他重稱慈孝村者
蓋著所本也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士泰交為

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堦前流涕不能起於呼至性感動即若翁可知矣

志衍傳

志衍諱繼善姓吳氏志衍其字也予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予三歲兩人深相得又六年而人撫純祐相與砥礪為文章人撫志衍與予同魁庚午一經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予羸

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行則人人自得也志行博聞辨智
風流警速於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
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
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攜捕陸博彈琴蹴鞠無不畢
解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
之後詞辯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予口不識杯鐺
同其醉醒而志行白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幘
笑詠酣飲絕叫以為常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

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為所搆勢張甚志行銳身為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鄴仙馮公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為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志行矣母夫人喪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厠裼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伉爽曠達耻為小節苛禮而父黨造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為解而無纖毫得

色家世素高貲坐是析箸假貸累千金意豁如也嘗游
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雅自負彊濟謂可就
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為國
家驅馳奔走有如此游矣而其後乃得蜀之成都成都
在萬里外又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逡巡勸少留志
衍曰吾既受成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今日
何樂土之有志行雖勇於蜀游乎顧置酒張樂召所與
游人人道別雖握手極笑語而獨坐凝視椎床彈指或

親故問之則浮大白引滿款款不復言既上道復改塗
出宜春道酉陽涉黔江而入蜀即日啓蜀王請發帑金
為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繒積者數百萬王
恹不應則貽予書曰事不可為予必死於此詞甚酸愴
云居五六月蜀間至成都陷予中夜蹶起曰志行死矣
欲為位哭行自念盡室西川豈無一自脫得報親戚者
越三年其弟事衍徒跣萬里望家而哭曰吾兄以甲申
十一月二十五日遇害罵不絕口賊斲而割之一門四

十餘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已沒烈皇
帝崩問已至志衍慟哭上書即藩邸亦心動而文武大
吏無一人肯辦賊劔門夔峽諸險皆已失守而後驅數
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
護親藩竄山谷屏迹蠻獠間可以圖全而志衍喋血自
誓與此城為存亡終至骨肉塗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
豈不難哉初純祐之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衍聞東
南大亂亦長慟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

人親戚尚無恙予向謂志衍即尚存勢不能自拔今見
兩兄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衍獨不幸
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齟齬無遺并其斷骸
殘骼不得一官之土故哭其喪者為尤痛焉嗟呼志衍
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後未一歲而司馬馮公亦亡乎
昔志衍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衍同者亦比比而是
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予與人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去志
行者幾何而今日猶哭吾志衍志衍亦可以無憾矣志

衍有子曰孫慈賊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純祐經紀其兄喪以少子某為之後志衍之死也友人季曾貫與同難其族人名漢者逸出城箭及之顛而殞家人五郎者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罵詈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州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

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
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
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
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
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
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
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
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

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廼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喁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撝然不能下又

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邛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教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

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
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
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
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
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
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
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
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

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為故人寧南
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
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
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
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詼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
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
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
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啣

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
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竅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
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汨承
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
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
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郅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
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

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
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
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
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梧乃設之以事
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
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
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
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

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
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
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
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
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
携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
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決行雨
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

技在寧渠憂貧乎廼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歛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

學画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闌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剗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眙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羣峰

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陲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竒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

也方塘石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為青扉白屋
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
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
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
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画脉者也羣公
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為大恨顧一
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
巷諧媒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

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
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
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
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皆備
極奇巧與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
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
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
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

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骯髒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木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繩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數者以

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砥已過五旬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亘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

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
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
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
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
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
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
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
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

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開之妻也文學早死

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乃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

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為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為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為請

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閭歲給餼米

闕

石河南人皆嘆息

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

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

闕

年而孺人沒沒後

闕

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為焦家婦楊氏牛氏河

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如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卽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盡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

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予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
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屢躓復振
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仁柏舟之節而
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較然宣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
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
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甚孝今兩烈婦之殉
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

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節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故婁東舊史氏為合傳焉

施太夫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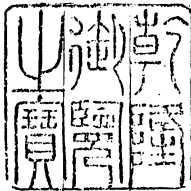
秦與施晉陽之望姓秦自方伯公以下先後通顯而施太僕為名卿方伯公三傳為文學水菴公太僕以季女女之予同年今令清江大音所自出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歸為人後者為之子婦其以支子出為支子後婦如婦也支子入為大宗後婦冢婦也詩曰予以奠之宗

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女子之嫁也教成之祭尚
於大宗而況於從夫乎太夫人自太僕公曰吾季女自
秦龍槐公曰吾冢婦文學為徵仕公次子嗣於龍槐筐
管錡釜實先族人諸姑伯姊視我婦禮太夫人之處此
也蓋難太夫人歸秦氏時龍槐公已前死新遭談孺人
喪踰年而成禮又以哭徵仕公壻而當戶用佐哀泣一
年之中兩見素冠太夫人不既蹠已乎既而視服膳迎
顏肯婉婉聽順以事吳孺人陳太孺人曰吾遭二喪而

事一姑其敢弗力吾不獲行冢婦禮而行冢孫婦禮猶
余幸也已文學公好書多雅游皆海內知名士太夫人
為脩胝具議酒食佐讀不輟書皆諳誦通大義相論難
顧文學公體素羸不勝其志氣嘗勸以毋汲汲太自苦
文學公好施不問貨算輒為治絲穀計生產給衆指執
作曰吾教儉且佐治也已文學公中奪夫人傷之垂絕
欲以死殉復重自抑以撫藐孤訖於成立服無華鬚無
飾發言則涕曰汝父無年嘆於一第汝其無荒於業以

繼汝父之志乎庚午大音舉於鄉越六年成進士得官
清江而太夫人已前歿嗟乎何太君之集於荼蓼也太
公以名公卿女入門下車就位縞泣一年而哭談孺人
又一年而哭徵仕公又四年而哭陳太孺人又九年而
哭吳孺人文學公棘人藥藥夫婦未嘗見齒以至於亡
焉文學公即世太君以一婦人抱弱子長者數歲少者
不過五月號號二十餘年始得大音之一遇又不二年
而卒不見其成進士嗚呼憂樂之際何其遠哉太君為

女者十五年為婦者十六年為母者二十六年其為女也柔懿為則其為婦也貞順有禮其為母也敬儉弗忘語曰斤鹵無松柏又曰雲出於山而雨其山大音之恂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是可紀也已



梅村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
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內閣中書_臣陸 湘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_臣魏肅年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九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書銘

答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為東南
命脈慨然經畫復三汊之故道定萬世之長策不遺葑
菲俯詢芻蕘教下郡國士民相賀以為此夏忠靖周文

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
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遽對則
以興大役動大衆必詳稽典故旁諮父老察其形勢叅
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利而無患然後敢
以書獻生等婁人也於劉河事為近輒擬其大略惟老
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
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

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為歸也案今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松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受之水非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為石田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為尤切然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即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潴為巨浸以彼隄堰圩垵之防非

不力也塘浦涇漚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連年大水矣湖洿溪泖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得已廼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一澤腹太滿挾五六月之淫潦衝嚙奔潰而去壞廬舍殺人民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何而出民生於何而救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之道其難

有五而小者不與焉一曰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
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臆度
也國家以東南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截部餉捐數
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為生民建不世之績此在朝
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
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扞格
不通必其頭目手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
私其已而又各為其鄉今以崑山常熟之人督以治河

其田之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此況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并心合力其功何由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然則為此者惟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曰度工夫地方興一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

煩費咸出其中而事乃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算之劉河七十五里里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為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三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乃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乃有陰沙往者萬歷中浙西袁了凡先生

曾過而嘆曰獼猴生舌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為平陸
矣其言至今日已大驗令河通而沙尚為之梗則渾潮
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即旋塞耳如欲疏而去
之則必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櫛爬澇掃隨風潮
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
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
岸其事又至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曰派
夫約略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

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算之其廣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百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算一月之中若開十里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庠有夫椿壩有夫搭廠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堯塢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多傾圯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通物價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為之主糶

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派夫之難也一曰銷田向者以河為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為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者必有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惜此塗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蘆稅之為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公家又甚少也且國家苟興此役當捐數十

萬金為之以為不大費者不大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
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
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
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
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
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
即岡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
鋤鉏纔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糧不可以重糧也即輕

糧可徵之三四年以後不可徵之三四年以前者也其預為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曰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惰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尚有賣段緩挑之弊胥吏之暴橫者尚有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為之算土以正其界為之立長以總其成為之編號椿以量其淺深為之打水線以平其濶狹為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為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

催督預定其制恐以為驛騷也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
辦審擇其人恐以為冒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則治
河如是其難乎曰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於始收其
易者於終祖臺漸摩愛育之德浹洽於生民而精明強
固之治鼓舞乎羣吏合是五者論之其所謂度工派夫
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朝
廷發政施仁詔書頻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
望以為可旦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

東南之命當宁籌之熟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國家之恩德且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致雲間同社諸子書

偉業頓首世事隔濶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壘欣此良辱幸陪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鑿坏而閉門將離羣而索處豈

可玷名品藻濫跡追隨敢布短絨聊抒積愆夫張茂先
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
師友兩地人文壇坫斯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
玄之子弟蕭梁已往尚留任昉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
成就即使門戶凋零有同袁粲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
華轂之彥過白屋以下車蘭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
在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亂
總角知名仲宣既才動中郎子瞻且文齊永叔當與者

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璫璵而弗寶
棄騏驥而別乘哉況乎器識乃人倫所重而道義則友
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朗拔方騰茂實雅負重名
而能後已先人推賢樂善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
樂彥輔恬雅不羣於今復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胄
共相欽挹咸許襟期慨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
日再遇此賢有大道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誓諸
皦日往蒞驛旄而其間有僑札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

穎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舊好夫意氣總
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齊驅今宣後
先分軟願披悃幅盡釋猜嫌從此同心永消浮論此偉
業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諸君子以二陸名邦三江
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跡風流近則海叟避跡之
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獎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
九峰之月觀風亭賞心樂事三泖之蓴羹鱸膾旨酒嘉
賓真昇平之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

懷人書不盡言可勝翹企

致享社諸子書

偉業聞之天下才行器識之士其生同時學同方而比肩接踵於里閭族黨之間者其合志共術不問而知者也其有生同時學同方而相去或千里或五百里書幣之贈遺冠蓋之接見非有徵會期令可召而至也而近者雲合遠者聲應車馬滿道屣屣到門結縕紆之歡置文酒之會果何道而致然耶要亦因乎其地與其時而

已今海內方定兵革已息而求之九州之內有方千里之境其士人習詩書其小民力耕作烟火晏然無鳴吠之警者未有如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者也屬當

國家右文之治繇制藝取進者既自力於功名之途而故老遺黎優游寬大亦得以攷故實而徵文獻盖地之晏安而時之極盛可謂兼之矣諸君子之為斯社所以樂生平之化而潤色其鴻庥也豈不美哉偉業雖窮老海濱幸不為名賢所棄敢不樂觀其成而病疹忽作遂

巡不前恐仰負同盟諸公見顧之重故敢以書獻竊以
士君子之為學將射策決科取世資而致大位耶抑修
明先王之教而學為聖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
事一卷之師不出堂戶之內為術足矣今諸君子溯江
涉湖戒舟楫齋饌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
博卓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
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曰審學術自黃潛柳
貫以經術倡起藝學而宋公濂用其師說首開一代之

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終未有駕文憲
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學之難也偉業嘗親
見西銘先師手抄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
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矣
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
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
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日持品
節先達如山陰樵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

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
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處變風霜不改
今

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
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
之義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一曰攷文藝弇州先生
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弇州
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

元大厯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
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昆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
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衆長而掩前哲其在海虞
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
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攷者此也一曰化意見語有
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選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
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
大賢以身持之其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為小人而

依附者亦未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夫
盛者必衰盈者必昃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
開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起
者搜揚耆碩或彼讚而此歎或前推而後挽勿以窮達
而異轍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而啟其驕矜
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見之當化者此也
偉業樸邀謗陋垂老無成實不足仰叅末論祇以世故
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故敢竊其緒言用陳悞悞諸

君子廣識博聞其必有以教我俾開其矇而震其聵則
偉業雖未接塵而遊班荆而語固已處壇坫之下托交
款之末矣

與宋尚木論詩書

偉業頓首尚木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上溯
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國初之元音還
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弟何人斯敢置
一喙耶弟才力蹇薄於此道未有證入自陳李云亡知

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弟受過差之譚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跡乎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幸其一得又安能以應酬涉獵申紙榻管之言遽為知己告哉雖然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於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詆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能不為足下一言之夫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秦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

也使泰山之農人得拳石而寶之笑終南太乙為培塿
河濱之漁父捧勺水而飲之目洞庭震澤為汎觴則庸
人皆得而抑揄之矣今之學者何以異於是彼其於李
杜之高深雄渾者未嘗望其崖略而剽舉一二近似以
號於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則何以服竟陵諸子之心哉
竟陵之所主者不過高岑數家耳立論最偏取材甚陋
其自為之詩既不足追其所見後之人復踵事增陋取
侏儒木強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猶齊人之待客使眇者

迂眇者跛者迂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非有尋丈之壘五尺之矛足以致人之師而相遇於境上苟有勁敵必過而去之不足乎攻也吾祇患今之學盛唐者龐踈鹵莽不能標古人之赤幟特排突竟陵以為名高以彼虛憍之氣浮游之響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為竟陵之所乘如此則紛糾雜揉後生小子耳目熒亂不復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聲將墜於地噫嘻不大可慮哉雖然此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其

廢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古樂之失傳也
撞萬石之鐘懸靈鼉之鼓莫知其節奏繁箏哀笛靡靡
之響又不足以聽也乃爲田夫賡婦操作而歌吳歌則
審音者將賞之乎且人有見千金之璧識其瑕類必不
以之易束帛者以束帛非其倫也今夫鴻儒偉人名章
鉅什爲世所流傳者其價非特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類
與衆見之足矣折而毀之抵而棄之必欲使之磨滅而
游夫之口號盡客之題詞香奩白社之遺句反以僻陋

故存且從而為之說曰此天真爛熳非猶夫剽竊摹擬者之所為夫剽竊摹擬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爛熳者插齒牙搖唇吻關捷為上取快目前焉爾原其心未嘗以之誇當時而垂後世乃後之人過從而推高之相如之詞賦子雲之筆札以覆酒甌而淳于髡郭舍人詼諧嘲笑之辭欲駕而出乎其上有是理哉然則為詩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閼宮之章清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箎者固不得與兔罝之罝人采芣之婦女同日

而論孔子刪詩輒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專已喋喋而咕咕哉足下天才橫發鴻富典瞻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國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謏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蒙手書下及既為選定足下之詩輒復陳其率略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甚

興福寺鐵爐銘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賜建也
今三十餘年矣邑賴其利年穀以時士庶又安兵革勿
擾迺作為鐵爐答焉時山海梗闕鐵官勿效釜錡錢鏹
貴同黃鐘而冶人告功民樂其事以著國典則永且固
以報佛恩則深以廣以保民生奠土域則凝重安定用
垂萬禩於勿壞州人吳偉業為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鼎非銘卣雲雷從

魑魅走侈其腹奔其口蹲熊跼旋螭首蝟鬣烹爰斯闢
造諸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數壓鯨鯢不得吼月丙子
歲己丑刻斯銘示不朽

梅村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四十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雜著

祭仲論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夫祭仲邑之封

人也為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為鄭國而往省於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於宋為仲者死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夫鄭昭公之為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為君則君而已矣祭仲以為讐則仇而已矣昭公即位之日淺雍姑在

內祭仲在外可柰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則讐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遼也君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仲之為也然則仲舒以為知權者何仲舒親見高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遼緩之則少帝可故廢而代王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絳侯能綰皇帝璽授

之代王哉王僧辯奉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齊人克東
關矣梁之從齊社稷之故也而陳霸先因之以為國禍
君子以罪僧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逢丑父死以免
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是春秋教亂之書也
甚矣其謬也

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
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

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
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
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
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
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
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抉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
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
興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

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彊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忤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

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
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
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其所以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
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
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廟瀆亂
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槩反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
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
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

以得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僂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圜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共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汙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

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閼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無極殺伍胥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郢也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

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摧办之道也夫
無極之譖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鄖公比也君子
固以復讐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既
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為雖
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
壘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
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

而賜之屬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味於復讐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尹氏論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君氏聲子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世卿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夫隱生稱公

死稱薨其攝位無明文歐陽修疑之胡居乎不備禮於其母也子以母賢母以子貴隱稱公而母不稱夫人隱公順其死父而欺其生母哉且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隱之母也穀梁曰隱之妻也夫使為母隱無二母也其為隱之妻則母稱卒妻稱薨母稱氏妻稱夫人隱之大罪也春秋何以不書不書何以示訓左氏無傳杜氏曰此仲子也桓未為君隱已為君隱桓之君其為尊卑也微桓未為君而終為君其母卒先

稱夫人以權可也。隱既為君而將不終為君，其母卒稱夫人以權亦可也。故尹氏為聲子非也。其曰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尹氏，吉甫後也。吉甫有大功而賜氏族於周，其後為幽王三公以亂國政。幽王之崩，距平王庚戌崩五十餘歲。此尹氏者，吉甫之孫師尹之子也。其為師尹之子，名滅爵絕，不可以世。其為吉甫之孫，功在王室，不可以不世。春秋世卿則譏之，常武之勲其謂何而忘之也。曰春秋之責尹氏世執朝政為周亂階，夫有甚

甚之辭焉如是則必尹氏之族絕於隱三年之夏五月
春秋告天王之寧而書之曰亂人亡矣亂人亡矣廼五
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
策命晉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
十七年尹氏令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前此有卿後此有卿此一卿者
弗稱王命弗亂王室何獨取載於春秋也夫上書三月
庚戌天王崩下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天王實以壬戌

崩其去辛卯三十日爾春秋之義王后崩太子卒不赴則不書夫天崩地圻新王在疚東方之諸侯魯姑息實不至而復以一上大夫卒遣王人以赴告乎然則尹氏何居曰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註曰尹氏鄭大夫也公立而尹氏未有爵命疑其人以身為鄭臣保鄰國之公子而越在魯境公立之後耻邀天之功而受魯爵老而不仕以為高於魯不惡於鄭

其卒也公應臨其喪史臣書日以重之其例為內大夫則非內大夫也例為外大夫則外大夫不書卒且不終於鄭書鄭非所以為訓也故去爵書氏示不臣報有功爾

書宋九青逸事

九青長予二歲予以二十三舉進士九卿用計吏選天下最入吏垣距其通籍之歲已六年又五年九青以刑右給事副予使楚兩人相得甚蓋其時天下已多事楚

日度歲而武昌阻大江固無恙楚之賢士大夫為魚山
熊公澹石鄭公乃九青同年生又皆吏於吾土聞兩人
之至也拏舟來酌酒江樓敘述往昔商較文史夜半耳
熱談天下事流涕縱橫兩公用言事得罪流離放廢又
家在湖北日逼狂寇坎壈無聊生澹石自云止一愛妾
已死所著書輒不就魚山欲逃諸老佛無當世意矣九
青激昂大節無愧兩公而官塗日進家室復完尊人僉
憲公家居二十年得旨起用長兄為金壇令舉治行第

一宗族子弟通長安籍者復十數人九青姿望吐納天下無二通經術能文章其五言最工章奏亦詳雅自云
僉憲公夢李北地生其家而得九青予笑謂才地去卿
差近名位殆復過之也性強敏有大度其令杞縣也定
兩大亂折數十疑獄在垣中朝廷大事輒片言裁之聞
者咸服顧不悻悻賈直為名高以此不受當世齟齬而
海內言事失職之徒好引九青以為重九青亦汲汲勿
倦也與人交能急患難有終始其在武昌也以魚山淡

石遠而過我乃紆道數百里升堂拜母大捐橐中金為
壽而後去當是時江南告訐日起九青所與交如金沙
婁東吳門雲間諸子岌岌不自保皆曰九青必用九青
用吾徒老丘壑無慮也即九青亦雅自負云顧視天下
亂甚常謀於予謂江南可以圖全廼為僉憲公請補蘇
松兵備而九青以冊使便道來省其親與諸同志遊過
白門賣田宅以去金壇公用是年候考長安中遭疾暴
卒九青入京哭其兄喪未幾二子俱以痘殤嗟乎九青

自少為進士未嘗一日有所摧挫至是乃忽忽不樂無復武昌江樓笑語時矣顧九青官日遷其去大用也日近得旨廷推旦夕備閣臣而驟逢上怒並下於理以譴歸會僉憲公喪未葬而山東被兵傷躡東萊九青率家人登陴守城陷不屈死嫂夫人亦死宗人殲焉未一歲京師失守武昌前此已大亂魚山澹石避賊東下與予遇於南中談九青則相顧流涕有人從北來者輒詢宋氏存亡道路隔絕流離接踵蓋亦不可知已如是又五

年東萊周公墳撫吾吳言九青尚有子以在襁褓得脫
周公之出也過其家則已勝衣趨拜矣夫九青為司農
卿年未四十父子兄弟夾道鳴騶賓客故吏滿天下寧
自料禍難一朝至此及乎身死家滅一門數十喪骸骨
撐距又誰知漏刃有三尺之孤哉魚山澹石聞之雖欲
勿哭焉得而勿哭也

跋王文肅公闡牘

吾州為少保王文肅公故里其生平手蹟丹鉛上下尺

素往來巾箱萬言赫蹏數字入皆藏度以為榮而南宮
首舉之故牘最後始出公之孫烟客奉常亂後以數百
千易諸老兵之手後生末學得端拜而諦觀焉偉業少
時謁公祠堂見有觚稜重屋踈臨除道者為御書樓知
公以元臣蒙眷神宗顯皇帝詔諏政事慰勞興居親灑
宸翰以賜故相家尊而奉之天章五色日月昭而星雲
爛焉神祖性好書文華講幄首以學二帝三王大經大
法題諸戶牖字畫徑寸波磔天成館閣老臣曾經侍從

者仰觀謨訓追話熙隆為之肅容嘆息文肅明農七十
杜門却掃人稱其晨起焚香綈几臨摹黃庭一再過在
政地郊廟大文皆出其手處兩宮之際擁護東朝皂囊
削藁藏諸金匱石室多史冊之所不載即此卷為公車
拜獻鎖院風簷之所就至今想像其臨文下筆有穆然
忠孝之思五十年訃謨定命早已發端於此固不止專
門名家大科文字重洛肆而貴雞林也嗚呼君臣一德
之會豈不盛哉奉常請當時之鄉先達為文特書之

矣其所以屬偉業則又以同里科名相亞宜附姓氏於末簡偉業謗劣愧於公無能為役猶憶初塵榜墨主者錄首義進御思陵覽至終篇而善之草茅少賤經術淺薄乃荷天語褒嘉登諸大雅士感知已況在至尊嗟乎自喪亂以來劫灰煨燼進士題名之碣類以填馬通而搯春杵況於春官所藏殘篇斷楮其復有存焉者乎文肅獨以百年遺草與景鐘杓鼎歸然其並峙是不僅勳名建樹之不同即文章翰墨或存或否亦有物以司之

不可得而強也奉常自言少侍其祖見此卷向云留嚴
文靖所迄今六十年不知何以復出世之盛也名德相
望好事收藏趙璧楚弓隱見於甘盤伊陟世族卿宗為
之捧持愛護王氏子孫摩挲舊物其感三朝知顧之隆
垂金石而不朽者亦深且遠矣偉業因備著其事隨先
達後書之冊授奉常俾以傳諸其家

題龔司李虞山画册

異時為李官者挈凡舉要以察羣吏之得失舍此非其

任也故能以閒暇訪所過山川收其圖籍得風謠土俗之所宜以為政助今也錢穀徵令一切委之以責其成靡事不為日不暇給其有處繁劇而治以簡易出於簿書期會之外恢乎其有餘者詎不謂之賢哉語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若樵李龔公之蒞吾吳斯近之矣吾吳屬城海虞山水為尤勝公嘗行部過虞虞人德之盡圖其所游歷而系之以詩屬偉業書其首簡夫虞山墮山也峰巒澗壑楓栴松檜之奇載諸圖經而巫臣太公虞

仲言偃為先聖前賢之遺跡其次則昭明之於文張顛
之於書黃公望之於画文采風流雖奕世猶可想見况
乎拂水之下東臯之傍其臺榭陂池車馬賓客之盛吾
與公所親見者今已不可復作惟文章風節之歸然者
長與此山垂天壤而同敝嗟乎士君子服官行政可不
興懷於後世之名哉邑之東北被海有故淮張時所置
舊壘而白茆為周文襄海忠介之所疏鑿其故道已湮
沒不存嘗試與公登高四望彼夫廬舍既已空陂渠既

已涸津亭戍鼓之間作而哀雁跋羊村烟燠火時影現
於雲霞草樹之際其民之負擔而疾馳扶杖而暫憩若
皆有遑遑焉不得已者又孰從而圖之乎自古達人君
子惓惓於宦歷之山川良思嘉惠於土之人故流連而
不能已也若夫鞅掌而來傳舍而去問以某山某水而
有不知彼自以勤於官矣獨不念江山景物之清冷而
韶麗者尚不能使之窅然自失以暫移其須臾之好又
何有於疴病疲瘵之斯民乃肯從而念之而愛之也耶

噫嘻若龔公者斯可以風已抑吾思夫山簡之襄陽王
右軍之會稽居其位不得行其志習池蘭亭登臨興慨
為詩文以發之然則龔公之撫是編而沉吟者其愛利
吾人之志果得而盡行之乎此廼圖之所不能載而詩
之所不能傳者也余知公者於是乎言焉

葉公傳

葉為楚同姓其先令尹子高食采南陽之葉娶於鬬生
子以是年獲白公勝子高曰吾聞克敵以示有功因以

勝名之子孫居宛葉之間皆勝後也南陽善賈習治生
葉為豪宗顧好嬉戲蒲博又因母家鬪氏虎所乳以生
負其氣橫行里中南陽人苦之楚滅漢有天下求子高
之後復舊封降爵為子武帝好方技而葉子之友韋氏
國氏壺氏各以藝進韋好談縱橫知兵官至大中正而
國與壺特待詔為上所嬉弄然數召見得幸而葉不顯
西晉時有善丹青者過洛陽見通人達官湛湎於酒裸
身散髮箕踞絕叫心好之歸而寫其形貌以為笑樂後

人習其傳世監南陽酒稅元至正中有蟲食於子高廟槐之葉文為錢刀大小肉好累累若貫史蘇占之曰吉視其繇楚莊王元年諸侯來賀之卦也葉莊之昭也而滅於秦秦水德也今白青微赤氣効矣葉其興乎未幾果有兄弟數人即山鑄銅致緡錢數百萬遵元制入財助軍命以官為萬戶千戶百戶懸金牌以領其衆旌旗尚赤占風角視旗所嚮以順者取勝其法用四十人為率五分之而虛其一為策應其四隊有長有貳而徧將

軍百戶者置五花陣為奇兵雖不勝其勞與克敵同賞
凡用師之道有賞有罰有賀有弔有捉有放有比有滅
而任用者曰馬曰槩馬以實營伍槩以驗鹵獲而功次
則傳籌以為記有不信請如誓書然自元季以來兄弟
日尋攻伐其所謂百萬千萬者徒以空名相署置而已
最後有葉公子者浪跡吳越間推中人為之主
而招集其富家傾囊倒庋窮日并夜以為高會入其坐
者不復以少長貴賤為齒公子性儇巧能伺人之意色

為向背其勢且盛者即手中無所有骯髒遷就務有以
順適其意勢且衰雖揣摩偶得必多方以誤之俟其大
困然後又以小喜示之不測終不能償所失亡然而人
冀萬一不敢有以怨也久之宛葉盜起其魁曰獻曰闔
公子之軍號適與之同有基之者曰公子雖楚人其徒
皆山東輕俠亡命為盜而降者耳宜勿與通公子曰不
然吾之宗先朝有相國者與奄尹忤奄之私人取稗官
家姓氏以指目善類凡百二十人為黨錄而吾宗為之

魁無漏脫者余以其名雖不倫差勝於刑餘小人不足
以為辱故至今逡巡其號勿為改聊以為戲焉爾而諸
君謂信有之乎且吾之道常以知足持重先負後尅顧
根本而料折衝一損一益知進知退深有合於孫吳陶
白之術若夫黠者以為弊而愚者以為貪強者以為呌
呌而怯者以為猶豫風俗性情使然豈吾過歟余見諸
君過博進者家既不能揮斥金錢而所當之物日以苦
惡無所用甚至以空文塞之令我負大信於主者而顧

欲以妄言訾警我此不足與游趣駕去於是諸子聞之
無不爽然自失也或曰關子文之後居燕趙間好搏能
鬪虎豹葉子將去而從之或曰公子散其伴侶兄弟五
人作五章之歌仍逃於酒二者皆未可信後竟隱不見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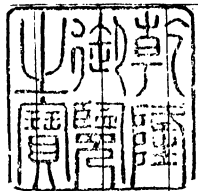
題織簾居唱和冊

少陵之於驥子義山之於袞師皆以愛子見諸篇什不
徒王氏人人有集者足輝耀前後也當織簾先生窮經

著書之日兩張公連床共几余亦得與研席今西銘南郭門戶凋落織簾以令嗣伊人表章先德索友人和其篇咏可以為有子矣追念舊游能不慨然

題白醉樓讌集詩序後

余贈孫孝維詩有曲江花落悟浮名之句蓋指扶桑也吾友周孝逸歸自尚湖携定遠肯堂介眉玉池伊人諸子唱和之作感舊論心纏綿惻愴予不勝天台赤城有故人之思矣其詩之工各有風格孝逸叙以傳之宜也



梅村集卷四十